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六十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二十九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斃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子朔嗣逐公孫辰秦墊其君楚單浮餘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販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曰晉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魯城西郛魯亳社災滕侯虞子

虞毋嗣蔡壟其君滕壟其君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晋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越王歸自吳坐卧飲食必嘗膽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對曰惟地為能包萬物以為一乃經理其國南至於勾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千里則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之古之賢者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

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壟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下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辛研言於越王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物貴極則反

賤賤極則反貴貿易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越以富強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過衛季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經曰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按左氏蔡侯將如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詘吴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畧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蔡公孫辰出奔吴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於楚歸於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三十年魯城毗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寅召其祝而責之祝簡對曰先君穆子皮車十乘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君革車百乘猶患不足民之怨詛多矣所以亡也一祝豈能勝萬詛哉寅大慙遂行過其屬邑從者請

休寅曰是啬夫也吾好音則遺我以鳴琴吾好佩則遺我以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今其以我求容於人矣遂去之季路問於孔子曰荀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尊賢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能無亡乎晉趙鞅伐衛取中牟以佛肸為宰齊燕姬無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世子也言於齊侯曰君之齒長矣未有世子若之何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齊侯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

羣公子於萊齊侯髡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奔魯魯叔還如齊齊埜其君晉趙鞅使尹
鐸為晉陽宰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鞅曰保障
哉尹鐸損其户數鞅問壯馳兹曰東方之士孰愈對曰
國家將興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政
而問及小人又求賢者焉其長有後於晉矣佛肸以中
年叛令曰從我者受邑否者烹田基進曰義死不辟鈇
鉞義窮不受軒冕褰裳就鼎肸舍之使召孔子子欲往

季路曰由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叛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鞅平中年論功以田基為首基不受而去鞅之臣尹綽郄厥鞅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綽曰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化也經曰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三十一年魯城邾瑕吳復伐陳齊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乞與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夏高張聞之乘如公戰于莊敗國夏奔莒

遂及鬲張晏圍強施奔會魯叔還會吳于柤楚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遂進師先是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王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乎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王攻大冥將戰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王薨於城父諡曰昭王子章嗣孟軻氏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論曰楚國敗壞於囊瓦創夷於强吳幾於亡滅

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强者皆公子申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聖人度量弘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為文王師而封於楚及熊通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荆蠻文莊而後與中國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之時中國衰諸侯放恣大夫驕横無可告語者而昭王獨發大論皆當於道若左右得人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子

西得君之專執政之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

天下憒憒然守舊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齊陳乞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出萊門逮夜至於齊與饋者皆入遂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曰誰之命也乞曰受命於夫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

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荼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使朱毛告於乞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魯仲孫伐邾孔子居於衛冉有謂

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經曰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簒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十二年魯侯會吳王于鄫吳徵百牢子服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

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何對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
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禮制上物
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
惟執事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太宰嚭
召季孫季孫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
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
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

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曾季孫肥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為如何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

出遂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魯師遂入邾處其公宮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歸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晋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

其何以事君且曾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王從之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使為司成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遂圍之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駟弘帥師侵宋經曰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郝以郝子益來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姚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於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於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郝子益來惡也歸郝子益于郝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郝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郝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三十三年宋師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司城彊以

歸殺之吳王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帥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也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王伐魯公山不

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克東陽而進次于泗上㣲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吴王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吴人盟而還邾子齊出也鮑牧帥師伐曾取讙及闡齊侯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曾曾乃

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王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輔世子以為政魯及齊平杞伯甍子維嗣齊人歸讙及闡晉有豕人言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公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

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强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

安矣曰伐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兵休爭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則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三十四年杞葬其君齊侯使孟公綽辭師于吳吳王曰昔既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圍宋雍丘宋皇瑗圍之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敗宋遂取鄭師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吳城邗穿溝通江淮遣使至魯徵伐齊經曰九

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三十五年邾子自吳奔魯遂奔齊吳王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魯侯會之齊人弒其君以説子壬嗣赴于師吳王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晉趙鞅伐齊取犁及轅毀髙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魯侯歸齊塟其君薛伯甍子某嗣薛塟其君吳王復儆師于魯楚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越王將伐吳范蠡曰未可以美女西施獻於吳王王受之伍員諫不聽初吳王光起臺於姑蘇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別建春霄宮宮妓千人起海靈館飾以銅溝玉檻作天池青龍舟日與西施淫戲為長夜之飲經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

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公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

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哭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齊則進而書人其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以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救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皇王大紀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六十七至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鼇圖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六十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三十六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待於黨氏之溝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逺慮小人何知何忌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行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公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

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與童汪錡往皆死焉齊師自稷不踰溝冉求之右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冉有用矛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孔子還魯侯問曰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

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也今欲知之亦有道乎孔子曰君入宗廟升阼階望榱棟視几筵而不見其人則哀可知矣夙興視朝一物失應亂亡之端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賓來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則危可知矣公曰請問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

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是故冕而親迎親之也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合二姓之好以嗣先聖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故三代明王

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無不愛也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陳司徒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出

奔鄭道渴其族轇咺進稻醴粱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吳將伐齊越王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于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弗

聽遂興師伐齊魯侯會之齊國書將中軍戰于艾陵大
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士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吳王
歸國賜伍員屬鏤員自殺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莫不
憐之越王曰吳可伐乎范蠡曰未可滕侯虞子某嗣衛
世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圉使疾出其妻
而妻之疾使寺人誘其初妻之娣寘諸犁孔圉怒奪其
妻遂出奔宋魯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於孔子三發

不應求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曰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鰥寡孤疾有軍旅然後徵之無則已其歛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而已是故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以丘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孔子閒居四方之士前後就學者三千人

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德行顔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為十哲而亞於夫子者顔子也顔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顔子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顔子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顔子死子哭之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

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孟子論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吾語女禮使女三人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夫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居處有禮故長幼别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

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知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乎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矣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

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予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是故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昔聖帝明王力此以南面而天下平矣孔子閒居子夏侍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也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子夏曰何謂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

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而可以參於天地乎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天有四時春夏

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宰我問鬼神於孔子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

則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魯季孫求語於從祖叔母敬姜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敬姜如季氏季孫在朝與之言弗應而入季氏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敬姜曰外朝者子所以業君之官職也内朝者子所

以庀季氏之政也而寢門之内吾敢言乎公父文伯朝其母敬姜姜方績文伯諫敬姜曰瘠土之民勞勞則思而善心生沃土之民逸逸則淫而惡心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公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師尹維旅牧伯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共僃祀事而後即安諸侯朝修王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職晝講政夕序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

晝講貫夕復習夜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庶人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㷗而有辟古之制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吾冀而朝夕修我今爾乃曰胡不自安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孫之見敬姜也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季孫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曰有别矣穆伯之喪敬姜

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聞之曰知禮矣仲尼與蜡賔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所分女有所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為己是謂小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可得聞歟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嗚呼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仁之節也得之者强仁者義之本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

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蟲螟之災人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此之謂大順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魯禘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曰禘者帝王之大祭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如是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恍惚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神明之及交夫言

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子將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然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孝子之有親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圭如奉盈洞洞屬屬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孫問政於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孫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孫曰如殺

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孫問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孫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孫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仲孫何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忌子彘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彘問季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路冉有曾皙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晳後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貢為信陽宰子曰勤之慎之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民盡力也恭敬以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墻屋固樹木茂民不偷也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清閒諸下用命令不擾也明察以斷矣宓不齊為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禀度者五人孔子大之曰此堯舜所以聽天下也宓有才智而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曰君子哉言偃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問言偃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悼道之不行謂門弟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案魯春秋
核當世之事而加筆削焉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辭也是
歲洛絶于周淇絶于衛經曰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
伐我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
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説復于
高宗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
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
壯在曲直曲直在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
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於吳曲在
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
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
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

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皇王大紀卷六十七

皇王大紀卷六十八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三十七年魯用田賦初魯昭公娶于吳同姓也稱之曰孟子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魯侯會吳王于橐皋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

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吴徵會于衛衛侯會吴于鄖魯侯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吴盟吴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宰嚭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嚭說乃舍衛侯

論曰子貢在聖門列於言語之科今觀其遺言理暢義明使雖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横捭闔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則子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為陰修德政以傾商不宅大憂而干紂又況聖門諸子哉愚惡夫棄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為實録者是以論之使後學無惑焉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鄭罕達救嵒圍宋師魯𠡠季孫問諸孔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曰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九一助而不税魯自宣公初税畆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助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

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恐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

矣其夫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亦為君隱而實不可揜矣公會吴于槖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三十八年宋向魋救其師鄭罕達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許男蔑子結嗣單子晉侯魯侯吴王會于黄池越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有三

年之食咸願一戰以雪會稽之恥越王從之大敗吴師獲其太子友遂入吴吴人告敗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將盟與晉爭長晉人曰君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今君王東海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何有於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從君命吴人不肯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

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能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魯侯歸許葬其君魯叅吳王歸國厚幣與越平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經曰十三年春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之强而抑其橫

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則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之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親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絶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三十九年冬孔子筆削春秋三年矣於是魯侯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孔子見之喟然嘆曰麟也何為至哉然後取之聖人與天為

一感應之際惟聖人知之衆人所不識也經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於是絶筆焉以為春秋經成聖人之用備矣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季路辭季孫使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季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何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

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齊陳

恒與隰斯登靈臺南面為隰子之家樹所蔽恒心欲去之隰子歸命伐之俄而止之相室請其故隰子曰亂世以愚全身陳子將行大事而我知其微禍莫大焉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齊侯使闞止為政陳恒憚之驟顧諸朝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闞止謂其臣陳豹曰我欲盡逐陳氏立女何如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豹以告恒兄弟四乘如公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恒遷諸寢公怒闞止屬徒

攻闈與大門不克乃出陳氏追殺之將殺東郭賈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人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衛恒執齊侯置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宋司馬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對曰必得左師向巢而後可乃以詐召巢巢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巢乃聽命攻桓氏

雎入于曹以叛巢伐之不克遂奔魯曹人叛雎奔衛夏四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立其弟鰲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侯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恒專政言於齊侯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公曰善恒於是盡誅大臣不附己及公族之彊者威行齊國割安平以東至于琅琊自為封邑大於齊有子

淵棲者非恒所為隱居不仕恒使劫之子淵棲曰子以我為智乎臣弑其君而從之非智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何補於子使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恒乃舍之魯仲孫歜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歜怒何忌卒成人奔喪歜不納宿以成叛歸于齊魯侯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四十年夏楚令尹司馬帥師伐吳至于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王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戚大命殞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

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納之秋齊陳瓘過衛季路見焉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未
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未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
可乎何必惡焉瓘歸言於恒齊及魯平子貢見公孫宿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
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
剥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齊人歸成於
魯衛孔姬蒯聵之姊也生悝圉卒悝為政孔姬使豎渾

良夫如戚世子請入孔姬許之良夫與世子蒙衣而乘
昏入孔氏迫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孔氏老欒寧
奉衛侯輒奔魯宰季路聞亂將入遇士師子羔子羔曰
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季路
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
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曰世子焉用孔悝𦵏瞶使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季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悝立𦵏瞶子羔

嘗刖人出至郭門而過焉謂子羔曰追其將至盍避諸子羔從之入於其室亂定子羔曰何子之不念怨也對曰君臨謫臣愀然有哀矜之色豈私臣哉又敢讎怨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又聞是曰善哉柴之用刑也孔子哭季路於中庭有入弔者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冬熒惑守心心宋星也宋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無民誰君又曰可移

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亦病矣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其將退舍候之果退魯饑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四十一年夏四月癸未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

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己丑孔子沒門人四方來奔喪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衆皆從之公赤治殯塟襲衣十一稱

佩象環而綦組綬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魯侯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夫子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君其不沒魯乎六月葬尼父於闕里泗水之上於是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

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鬛封之謂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諸西海而凖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

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衛侯賜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宫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興舊嗜欲作率卿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是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

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以祀其先祖者也為先祖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孫之心也子孫守宗廟社稷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無幾何公飲悝酒於平陽醉而逐之奔宋楚公子申欲召公勝於吳葉公沈諸梁曰不可申曰勝信而勇使衛藩焉乃召之處吳竟為白公諸梁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勝好復言而期死又求死士殆有私乎

子必悔之勝固請伐鄭申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申救鄭勝怒將作亂或以吉申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寧有是也秋七月勝殺申及公子結于朝諸梁在蔡方城之外人勸之入諸梁曰吾聞之以險僥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勝欲立平王子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子閭及大夫齊管修刼王如高府諸梁聞之乃入圍公陽穴宫以王如昭夫人之

宮諸梁亦至攻勝殺之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申子寧
結子寛為令尹司馬而老於葉其顧命曰毋以小謀敗
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
士衛侯嬖人求酒於太叔遺弗獲譖而逐之遺奔晉衛
侯謂渾良夫曰吾不得先君之器奈何對曰疾與亡君
皆君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有豎
告太子太子刼公而盟之殺良夫吳大饑越文種請伐
吳范蠡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不可緩也

四十二年春越王伐吳徇於軍曰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者有眩瞀之疾者皆以告王親命之歸進至笠澤吳王禦之夾水而陳越王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王以三軍潛涉衝吳中軍吳師敗績晉趙鞅使召衛侯衛侯辭以難夏六月鞅師圍衛齊人救之鞅還白公之亂陳人侵楚楚王問帥大師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嘗相令尹司馬伐陳其可也沈諸梁曰師賤民慢懼不用命焉

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君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諸梁曰臣懼右領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乃使武城尹公孫朝伐陳滅之冬十月晉趙鞅圍衛將入鞅曰止叔向有言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衛侯鞅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趙鞅之臣周舍死鞅自是聽朝不樂大夫問焉鞅曰自吾失周舍惟聞唯唯不聞諤諤是以憂也晉

人説之十一月衛侯入𣪘師出初衛侯登城望戎州使翦之又見己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吕姜髢公役匠久將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走入于戎州己氏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殺之及世子疾衛人復𣪘師十二月齊人立靈公之子起

皇王大紀卷六十八

皇王大紀卷六十九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敬王

四十三年甲子石圃逐起輒自齊入衛逐石圃秦悼公薨子共公嗣孔門羣弟子追記夫子平生言行總學之大綱而作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

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黄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

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瞻彼淇奥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

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

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羣弟子追記夫子平生約言徵義凡百有十九章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

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子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禄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子云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恐民之惑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

作讓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背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禄則民興讓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而怨益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

以廣孝也子云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子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也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子言

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子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子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德是故衰經則

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子曰舜禹文王周公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子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寛而有辨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

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大言受小祿不以小言受大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子曰君子不以

口譽人故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

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則民致行已以説其上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子曰上人疑則百

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

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矣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子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

役毋拔來毋報往毋測未至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事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茍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

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施而仁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至誠之動通於金石況於人乎孔子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故自損者必有以益之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子路欲釋古道而行其意孔子曰昔東夷有人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納私婿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而非義也蒼梧娆娶妻美

而讓其凡讓則讓矣而非禮也舍古道行子意庸知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子曰敬老尊齒親賢好徳樂施惡貪尚讓之謂七教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之謂三至七教修而守則折衝千里之外三至行而征則還師衽席之上子曰見小闇大從物如流者庸人也知審其所知言審其所謂行審其所由智知之言道之行由之者士也心不忌色無伐辭不專自強不

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德合天地明竝日月化行若神者聖人也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哀公問曰國家存亡有天命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哀公問壽孔子曰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殺之居下而干上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殺之以少弱犯衆强忿怒不類者兵殺之三者非命也自取也智士仁人動靜以義其壽也不亦宜乎孔子曰季

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乘我以車馬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待而後重必有勢而後行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孔子曰與人交推其長而違其短故能久也孔子曰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子貢問曰君子見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也子路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

愛人顔回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為勇子曰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巳焉君子恥之子貢曰知莫難於知人顔回將之宋問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巳矣夫不比親而比於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於外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公曰國貧奈何孔子對曰未有子富而父母

貧者也孔子曰不殺無辜不釋罪人則民不惑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孔子曰諫有五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吾其從風諫者乎孔子曰立身有義而孝為本喪紀有禮而哀為本戰陳有列而勇為本治政有理而農為本居國有道而嗣為本生財有時而力為本孔子曰藥酒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故父不可以無爭子君不可以無爭臣兄不可以無爭弟士不

可以無爭友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即與之俱化是以君子必謹所與處焉孔子曰中人之情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言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孔子曰

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顔回曰馬窮則佚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顔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由斯知所由矣孔子曰小人毀人之善以為辨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曰言人善惡非所以美已顔回曰聞諸夫子曰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子路將行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

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孔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曾子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孔子曰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者民之表也邇臣者羣下之紀也故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逸於治事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孔子曰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

敬明也紘紞充耳所以揜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孔子曰欲政之速行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以道御之孔子曰行修而名立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孔子曰姦邪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偷墮侈靡非法妄行而陷於刑罰故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者也是故制度明則姦不犯喪祭明則百姓孝朝覲明則天下順鄉飲酒之禮行則民

讓婚姻之禮行則民别而五刑不用故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孔子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徳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孔子曰禮之於正國也猶權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

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於是孔子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

四十四年春越王伐吴吴公子慶忌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吴人殺之初趙鞅生二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

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以為後鞅疾亟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鞅卒謚曰簡子無恤嗣王崩謚曰敬

王子仁立

皇王大紀卷六十九